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二十一回 鬧家庭偏傷愛日情 浪閨闈共恥中風蕩

卻說前回書中祝自新經陳小儒說明更名朦朧，又勢逼沈蘭姑為妾，陷害他父親若愚吞銀味女，賄同甘泉縣胡武彤上下聯手，各事屬實，當即詳稟歸入奏案。祝自新革去同知，押解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小儒當堂點了兩名長差，起文押解登程。所幸祝山新代他丈人尤肅收討的銀錢尚餘了若干，此時也顧不得他丈人肉痛，差了兩名貼身心腹家丁多帶銀兩至各處彌縫。又幸小儒升任江寧，後來的官尚不十分古執。祝自新先去通了關節，差去的家丁星夜趕到嘉興，在縣內投了文，又人大孝敬了一宗銀兩，縣官即不追問原犯到地，取了看箝的切結，發了回文，家丁又連夜轉回。適值祝自新與長差等人在路緩緩迸發，才至蘇州。將回文交代長差，另外又送他二人路費酬勞若干。長差等既得了回文，即回揚州銷差。

祝自新見各事安排已定，只得老著面皮仍到他丈人家來。尤肅聞得女婿又惹了官司，革去功名，把他托要的欠項用得搖盡無餘，直氣得暈了過去，歎口氣道：「我與他是前世裡什麼冤家對頭，就是他這一個人，白招贅入門，將我苦掙的宦囊費去人半，我的前程前番又被他拖累，將來我的性命，還要被他弄殺了呢！偏生我又只得這個女婿，要靠他半子收成。千不是萬不是，總是我的不是，只好認點晦氣。」見了祝自新的面，反要安慰他幾句。倒是祝自新慚愧不安，又見他丈人好言好語一聲兒即不埋怨他，也有個良心，曉得他丈人的好處，自家認了多少不是。巾此連大門邊都不出，在丈人面前裝點乖巧。

尤肅暗中歡喜道：「惟願他此番受了這一場挫折，從今改悔前非，閉門思過。我後半世還有依靠，也不望他創家立業，但望他把我幾根老骨頭收拾入土，守住幾畝田園，不致我有鬼其餒之歎，即是我尤肅的造化了。」誰料他的女兒，心性與尤肅各別，大不為然。那尤氏小姐自幼離娘，尤肅篤於妻情，誓不再娶，又無子姪，將女兒鍾愛如掌上明珠一般，百說百依，從來沒有半點事違拗他。尤氏生性本來高傲狠毒，加以他老子鍾愛，益發肆行無忌，旁若無人，發起性子來連他老子都不放在眼內。人卻有八分姿色，無奈性情不正，極喜風騷。

祝自新自招贅進門，未交十日，不知什麼事與尤氏意見不合，尤氏整鬧了四五日，又將祝自新面龐抓破。白新領略了他一次手段，再不敢向仙呵口大氣，一半是愛，一半是畏。日前在南京惹下大禍，功名都是尤肅代他捐復的，更外有尤氏說嘴之處，每每將前事譏諷他。自新自知情屈理虧，素來尚不敢當他鋒芒，如今更加一倍畏懼了。不料此次又鬧出禍來，回到尤家雖然丈人待他甚好，祝自新絕跡不敢到後面去，怕受尤氏羞辱。

這一日。卻被尤氏知道，氣忿已極，趕至書房。祝自新正坐在窗前觀書，抬頭見尤氏進來，嚇了一跳，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尤氏走到祝自新面前，使勁啐了一口，吐了自新一臉的唾沫，道：「你偏有這付老臉，還到我家來。長江大河無人看管，你早該尋個死了。我尤家那裡有這許多銀錢，替你左一次右一次賠補官司。可笑我父親還代你捐復功名，你依舊鬧去了。你照照鏡子，看這付面目派有功名麼？如果命中注定，你自取的科名，倒不革掉了。我也是前世裡作的孽，嫁你這個不爭氣的人。從今你回你的嘉興，我在我的蘇州。尤家的飯卻沒有你吃的，你可羞不羞，辱不辱？仍有我那呆氣的父親，將你收留下來。堂堂道台府內，要個看管的囚犯女婿，還有榮耀麼？」

祝自新一面揩抹臉上的唾沫，又聽尤氏說自己是個囚犯，正打在他的痛處，直氣得面如白紙。欲待對鬧一場，又怕鬧不過尤氏，反吃他的苦頭；若耐了下去，尤家服役的人不下百餘，都要恥笑我，況且這個風聲傳聞開去，豈不笑殺了蘇州合城的人。尤氏正與祝自新大鬧，早有書房伺候的小童報與尤肅知道。

尤肅急忙跑入書房，上來攔住尤氏道：「你又發瘋病了，好端端與女婿吵鬧是何緣故？而且又在書房，逼近外室，被家人們聽得成何體面？女婿才回來，即有不了的大事，也須緩緩相說，或回房去講，何用如此粗聲大氣惹旁人笑話。」說著，走近扯尤氏的手道：「快回後去，少停我代你夫妻講理，即知誰是誰非。」

尤氏正在氣頭上，見他父親來攔擋他，說他不合在外邊鬧女婿吵鬧，是氣上加氣。也不顧尤肅是他的父親，用力把尤肅一推道：「虧你還有臉面來勸我，你情願認囚犯做女婿，我卻不願認囚犯做丈夫，我甘心守一世活寡。我不來怨你把女兒不嫁個好人，單單嫁個囚犯；你反埋怨我不該同他淘氣。你說怕外人恥笑，道台家出了囚犯女婿，更要惹人笑呢！我遙想外人早經笑落了滿口牙齒。」

尤肅被尤氏一推，幾乎跌倒，直蹣到一張椅子前，趁勢坐下，氣得渾身發抖，躺在椅子上站不起來，喘吁吁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！這是人家養的好孝順女兒，還把老子推跌殺了，鬧出大逆案來。若說我誤了你終身，更是不通屁話！當日你嫁與祝家，他也是個副貢生，科名雖小，亦是正途。不過怪他習氣不好，惹下禍來。此番他亦無顏來家，在我面前招架了多少不是，連日寸步都不出門，又不敢回後，他也算悔懼的了。你若是個賢惠妻子，即該為丈夫解惱，背地裡勸戒他一番才合道理。你說我認囚犯女婿失了體面，難道你身為千金小姐，學三家村的女兒打街罵巷倒有體面？如再說你不認他做丈夫，將來你靠誰收成？也不知這話，出口多重！婦道家不顧廉恥，一味的亂說，我真要被你氣殺了！」

尤氏見尤肅羞辱他，越發鬧起來。雙腳在地亂跳，放聲人哭道：「你說找不顧廉恥，難不成女兒養了漢子？再不是跟祝姓做小老婆的？你既是我父親，你不該說我不顧廉恥，要選出我個不顧廉恥的娘家來？即如女兒做下不顧廉恥的事，傷風敗俗，你父親也只好打一悶棍，說不出的苦。好容易就被你羞辱，我也知道了，你翁婿談得來說得來，聯成一手，只多我一個。你不若把我攆掉了罷，讓你翁婿趁心適意。怎麼話他是你的囚犯半：卜呀，日後還要靠囚犯披麻執杖呢！我前後細想，多怪這該死囚犯不好，卅累他老娘怨氣。打死了他，我拚領八刀頭的罪。」說著，即奔祝自新來打。

尤肅也大怒道：「人家都有女兒，沒有看見過我家這不賢不孝的東西，任意潑悍，連老子都罵起來，真正反了。我亦拚著門死你，不過人議論我個不是，難道還要抵償你命麼？」也站起身要打。尤氏早有書房門外一班伺候的僕婦、家丁跑進來，男的擋住尤肅，女的攔住尤氏，齊道：「老爺，小姐，都要息氣，自家父女何必如此吵鬧？小姐始終是個小輩，該讓老爺一句。老爺有了年紀，若氣壞了，小姐是要擔不是的。」

祝自新見他父女鬧成一處，自己又羞又愧，又氣又恨，忙走到尤肅面前叩了一個頭，道：「蒙岳父待小婿恩典，至死不忘。小婿兩次總禍又累及岳父，小婿之罪直可彌天。岳父連一句埋怨都無，即是待自己兒子，竊恐也不能這樣。小婿身非草木，豈不知恩？無奈小婿不爭氣，闖下無理之禍，卅累岳父，自家竹肉參商。況令媛小姐開門囚犯，閉門囚犯，小婿無地自容。縱然岳父不忍羞辱，小婿實無顏再在尊府，只好容日報答岳父人恩罷。想岳父都能原諒小婿。」說罷，又叩了一個頭，立起身來，大踏步去了。這裡僕婦人等，已將尤氏卅拉卅勸的回後。

可憐尤肅見女婿氣走，女兒又這樣大不孝順，自己回頭一想，不由也痛哭起來，家丁等再三解說始止。無如尤肅今年已交七十外的人，重重疊疊心緒不佳，又受了這場惡氣。本欲各事將就，不肯埋怨女婿，皆因膝下無兒，要靠祝自新收成。眼見得女婿別氣去了，是不肯再回來的，到頭來仍是一場空望。思前想後越思越悵，愈想愈氣，不上兩日，病倒在牀。

尤氏氣他父親不過，連到牀前問都不問一聲。請了醫家來，說是氣惱傷肝，宜寬慰調養，不然恐成不治。開了一帖藥服下，也無效驗。尤肅的病，一日重似一日，不到半月，一命嗚呼。臨終時，猶切齒尤氏，恨聲不絕而歿。尤氏假意哭了幾聲，叫人備棺入殮，供奉在家，請僧延道作些功德，全是敷衍外面故事；又請了住在蘇州的一房遠族來主喪。其實尤氏內心甚喜，見父親死了，丈夫又走了，從此可以獨斷獨行。況有若大家資，隨得自己任情使用。平時心腹男婦都升了上等執事，稍有不合己意的，都攆走了。各事格外驕奢，作威作福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王德枷號了三個月，新任江都縣提他上堂打了幾下，當堂釋放。王德舉目無親，只得仍回蘇州。沿途風聞尤肅病故，祝自新又回家去，府中大小事件均是尤氏一人執掌。王德聞了好生歡喜，連夜趕奔回蘇州來。原來王德跟隨尤肅的時節，尤氏即喜愛他，在父親前竭力保薦。後來隨祝自新，仗著尤氏的寵愛，連祝自新都奉承他三分。王德也知道尤氏的好處，在小姐前加倍懇懇。而今聽得府內府外皆是尤氏一人掌管，他如何不喜。

趕到蘇州，進了城，來至府前果然掛白開喪。忙至門房內與同伙的借了一身孝服穿好，奔到靈前，伏地大哭道：「小的遲回來幾日，竟不能見老主人一面。小的自幼沐養之恩，無從報答，老主人病中都沒行服侍一天，聊盡寸衷，真正小的罪該萬死。想起來皆是姑爺的不是，姑爺若不惹禍，小的』可以早回。小的早回，也不致吃那場虧苦。老主人是大限當頭，一半想也為的姑爺不掙氣』，花費銀兩，又敗壞家聲，氣成不起之症的。可憐丟下年輕的小姐，姑爺又走了，這一座大門大戶，叫小姐怎生撐持。我想姑爺亦是個讀書人，怎麼這樣忍心。老主人平日待他不薄，臨終都不來領孝。非是小的敢於放肆，姑爺還成個人嗎？老主人在天有靈，應該將這些忘恩負義的人，活活追去，方暢快人心。」王德哭著訴著；裝得萬分悲切。

尤氏在靈幃中句句聽得，暗喜道：「王德真不枉我提拔他一場，我正愁父親因與我淘氣得病而死，難免外人不背地議論，把罪名推到我一人身上。王德今日從遠路回來，他口裡說的明明白白，父親是被女婿氣死，與我女兒無干。他又未至家三天五日，足見非我教導他說的。這是旁人的公論，日後即有人咎及於我，我也有話推委了。」起來掀開靈幃道：「王德，你遠路辛苦，不用過於悲傷。你是個家人，尚有良心，不枉老主人另眼看待你一番，真要羞死那些衣冠禽獸的種子。你且出外歇息，吃點飲食。我正望你回來，喪中各事還要與你商議而行。」

王德爬起拭乾眼淚，搶一步對尤氏請安道：「小姐苦壞了，不意老主人竟不起牀，姑爺又喪心走了。將來府中大事仍要小姐支持，要求小姐保重。小的負罪甚深，追悔莫及，亦是不得已為姑爺受累，直望老主人在上垂鑒，與小姐詳察小的寸衷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又假意哭了。尤氏也勉強落淚道：「你出去罷，這些話說也無益，徒引你小姐愁煩。你的心，我都知道。」

王德答應退出，到了門房，早有新舊執事的一班家人，曉得尤氏平時最喜王德，今番回來必然重用，趕忙過來趨奉他。有的說：「王伯伯路上勞苦。」有說：「王大叔叔被姑爺累狠了。」有說：「王德哥，王兄弟，你回來得正好。小姐終日念你，又沒有個體己的人合手辦理，各件都要小姐操心。明日內外，小姐定然派你一人掌管，凡事要望你作成我等。」王德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諸位皆是一家人，倘有用得著王德的所在，總可效力，但請放心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各道謝不已。又去叫了酒飯，代王德洗塵。真是內外男婦人等，無人來周旋，只恨巴結不上王德。

少頃，吃過酒飯，王德換了一套乾淨衣服，至後堂與尤氏商量。尤氏道：「現在喪中各事，沒有人能替我的手，我都操勞殺了。而今著你總管內外各務，大小家丁均歸你約束，若有一人不遵，稟明我即刻就擡出去。」王德請安道：「小的蒙小姐大恩，小的無不盡心盡力當差。還求小姐賞個證據，不然怕的眾人不遵。若事事來稟小姐，不如不要小的了。」尤氏稱說有理。本來尤氏粗通文墨，亦能寫字，即提筆親寫了一張硃諭，貼在二門外。示諭：「內外男婦人等，均聽總管王德約束指使。倘有不遵，輕則擡逐，重則送官究治。」此諭一貼，大小人眾，那個敢不從命。只愁不合王德的意思，落在人後，都想討他個喜歡，好圖件美執事。自此除了尤氏，即推王德當權。如有人犯了規矩，只要求定王德，尤氏即可不追。

光陰迅速，過了七七百日。尤氏與王德計議，要盤尤肅的柩回祖塋安葬，擇定日期，派了王德與數名家丁送他父親棺柩回籍，入葬祖塋。各事已畢，王德回至蘇州，正交歲底，見尤氏銷了差，即料理年下雜務。除卻喪中不用紅紫，其餘仍然照舊，比尤肅在日，還奢華幾倍。

王德終日在外照應，晚間至上房陪著尤氏閒話。尤氏又時常賞酒賞食，叫他坐在小杌子上吃。王德一面吃酒，一面想些古今奇聞與尤氏開心，甚至淫詞豔曲都說給尤氏聽。尤氏非獨不惱，反望他嘻嘻的笑，贊他說得好。王德的膽更一日大似一日。尤氏貼身四名心腹丫鬟，春夏秋冬四蘭，今年皆長成十七八歲，人材都十分俏麗，也歡喜王德，背著尤氏，說笑廝打，無所不至。王德又時時買些上等物件，孝敬尤氏與四蘭等人。話休煩絮。

轉瞬新年，這日正交元宵佳節。尤氏早幾日發錢出來，叫王德買了無數精巧彩燈，把上房十間大屋以及四面迴廊掛排密札札的，前廳書房等處也掛了許多。是夕，尤氏備了十數桌瀟飯，賞賜內外男婦人等。自己在上房明間內，當中擺了一席，春蘭等四人分列左右侍酒上看，又擺了一桌在堂階上，全是小桌凳，叫王德也坐了，陪他吃酒賞燈。將內外彩燈點齊，更兼月色當空，燈月交輝，明如白晝。

尤氏好不滿意，吃了多時，『已有七八分酒意，向王德道：「這啞酒無調，喪中又不能動樂器，你可唱個好小曲兒，代我小姐下酒。」又命春蘭把自己壺內的酒，賞他一杯，潤潤喉嚨，「卻不許唱那無情趣的」。王德站起，待春蘭斟滿了酒，取過仰著脖子一吸而盡。到尤氏桌前謝了賞，道：「小的恐唱得不好，要求小姐寬恕。」尤氏道：「你又來伸腿了，不許你唱的不好。」王德笑著歸了座位，先嗽了兩聲打磨嗓子，又把桌上牙箸拈起一支，輕輕敲著板，唱道：

姐兒約郎在黃昏後，相約郎君到奴的繡樓。

他二人手挽手兒並肩走，郎道：「姐兒呀，雖蒙你待我恩情厚，何時你我方可天長共地久。這露水夫妻，終是個將就。我還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你卻不可把我怨。我只恐你這樣多情，繡樓中不止我一人行走。」姐兒道：「哎喲，郎君呀！你這句話好沒來由，我雖不是三貞九烈女，也知道恥來識得羞。一來愛你人俊秀，二來你前晚上百般苦哀求，我才肯今宵相約把你心願酬。我猶是個深閨豈惹葳蕤者，你若不相信，我情甘對天立下橫死咒。」郎君含笑掩住姐兒口：「我這玩話乃是信口謔，你聽三更鼓兒打誰樓，休辜負你陽台雲雨春時候。」緊掩上房門，急鬆了並扣。郎笑道：「你是女兒家，緣何這樣高高的乳頭，莫非是早經銜過孩兒門？又為何肚皮兒像似青山岫，莫非是具中有了六七八個月的小鬼頭；姐兒呀，我也顧不得那話兒聲名丑，多分把一個粗石碑，馱在脊梁後。」

唱畢，引得春蘭等四人笑個不止，尤氏也咯咯的笑指著王德，罵道：「你這該打死的奴才，一點規矩都沒得。將這些皮言爛語都唱出來，真容得不上相。春蘭，秋蘭，你兩個人把這奴才捺倒，件我每人打他十個腦瓜。」

春蘭，秋蘭當真來打，王德忙除了帽子，跪在地下叩首道：「小的該死該打。但是小姐叫我唱的，唱壞了又要打我，小姐未免誘人犯法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你們聽，這奴才反支派起我的錯處來，你們代我結實打。」春蘭走過，揪住王德辮發，不起手打了十數個腦瓜。打完了，秋蘭又走過打了十下，打得劈劈拍拍的響，把王德頸項都打紅了。

王德爬起，笑向春蘭道：「我的頸子倒不疼，不過有點麻，只怕姐姐們的嫩手反要痛了。幸得你們打重些，倘或做情打輕了，倒叫我不好過。你們手皮又嫩，輕輕拍兩下，還要打的癢起來呢！」春蘭笑罵道：「你還敢油嘴，取笑你家娘。你真個嫌輕，待我取根門門來打你兩記，看你可癢不癢，搨不搨？」王德聽了對春蘭哀告道：「好姑娘恕我說大意的，饒我這一遭兒罷。我自家打兩下，代姑娘消消氣。」說著，揷開五指，認定自己嘴上「乒乒乓乓」的打了十數個嘴巴，引得尤氏笑個不止，道：「這奴才瘋了，難道打的不痛麼？自家打自家，可以留點情分。」尤氏又痛飲了一會，才吩咐拿飯吃了，把剩的一桌殘肴，有一大半未曾動著，叫春蘭等四人取到下首房內去吃。「今日你們也盡興樂一樂，花朝月夕一年能有幾回？不要拘束」。

王德亦退了出來，見同伙們仍然未散，吆五喝六的掐拳。王德又入座與眾人鬧了一回，酒已有九分醉意，大眾皆散。王德點了手燈，至四處巡看門戶已畢，回入自己房內，叫服侍他的人泡了茶來，一氣喝了兒杯，獨坐想道：「適才我唱個暗藏春色的小曲打動他，小姐不獨不惱，反嘻嘻的笑。平時各種待我多情，早形於色，連春蘭等四人都都不為無意。我礙於主僕分上，不好十分放肆。仔細想來他既留『意於我，我落得去結識他。倘能勾搭小姐上了手，將來這一分大家資還怕不是我王德的？就是姑爺回來，我都不怕，設個法兒，攔掇小姐不准他入門。」不禁想得兩頰發紅，慾火上炎。再聽各房同伙一個個鼾聲如雷，想必都醉倒了。「若今日

失了這好機會過去，以後點著燈籠火把都沒處尋找呢！平日人多眼眾，又難下手。」想定主見，不由色膽如天，也不顧前後，也不問主僕。站起身來囑咐服侍他的人，「看好燈火，不許走開，我要至上房回話去。你們若睡了，就在牀上打個盹兒，我有半會才出來呢！」慢慢繞過廳堂，到了二進，見一班粗使僕婦也都睡了。

王德更外放心，走入三進上房窗外，見各處的燈燭半猶未滅，探身向內一望，當中炕几上點了一支素蠟，尤氏歇臥在炕墊上，一隻手托著香腮，一隻手搭伏在桌上，臉向內睡著。那燭光之下，愈顯得尤氏淡妝素服，雅態天然，又多喝了兩鍾酒，真如帶雨桃花，異常姣媚。王德止不住心內一陣突突的跳上跳下，怔了幾怔，大著膽走入，先到下首房內探望，見春蘭等與幾個小丫頭，東倒西歪的睡在一張榻上。桌上殘肴尚未收拾，那盞燈也是半明半滅的，回身走至尤氏炕前。

尤氏覺得有人在他身邊，此刻似醒未醒，又聽得身畔衣衫響動，急睜開兩眼，見是王德。忙翻身坐起道：「你要死啣，這時候鬼鬼祟祟的進來窺探，無禮已極，想必要偷取物件麼？」王德見尤氏已醒，正嚇得沒了主意，卻偷覷尤氏，並無怒意，仍帶笑容，忙雙膝跪下磕頭不已。尤氏向著地下使勁的啐了一口，用力推開王德，跑回房中去了。王德亦起身隨入房內，反手關上房門，一口將燈吹熄。此事不在話下。

逾時，尤氏道：「你出去罷，恐對過房內人醒了。你每日晚間，待人睡盡了再進來。春蘭等四人卻不用怕他，都是我的心腹，其餘小丫頭們倒要仔細，知道了卻不大穩便。」

王德答應退出，回到自己房內，打發伺候他的人睡了，細想適才之事，好生快活。「隔一天再將春蘭等四個丫頭勾通，作一窩兒，我真要稱做獨佔群芳的魁首了。我也是前世修下的福分，一般樣五個似美人的人，歸我一人受用。日後還要落他這一分大家財」。越想越喜，聽外面已交四鼓，方脫衣睡下。

裡面尤氏喚醒了春蘭等人，收去殘肴，服侍尤氏洗了手臉，方各自安睡。春蘭、秋蘭本睡在尤氏房內，夏蘭、冬蘭住在外間。尤氏也不瞞他們，把與王德通姦的話告訴他二人，並允他們日後以姊妹稱呼，富貴不易。又叫他們說知夏蘭、冬蘭二人。

春蘭、秋蘭人叢大了，知識久開。平昔皆歡喜王德，背了尤氏無所不說，雖非兩意雲情，早立下山盟海誓，又見尤氏如此屈抑相待，焉有不從，反說：「小姐放心，我等四人承小姐大恩，不以奴婢看視。就是小姐不知照我們，也不肯信口亂說，壞了小姐名聲。夏蘭、冬蘭那兩個蹄子，都是我們一樣的心，斷沒掣肘的道理。」尤氏聽了，自然歡喜。來日，春蘭果與夏蘭、冬蘭說明，從此五個人聯成一手，晚間俟人睡盡，放了王德入內，倒把王德弄的疲於奔命，應接不暇。

俗說：要得人不知，除卻己不為。過了許久，內外人等皆知，卻沒有一人敢說破此事，只有背地議論尤氏太不顧羞恥，怎麼偷起家丁來，也辱沒了千金小姐的身分。有的說：「他向來就是這個樣子，當初還懼老爺幾分，如今他獨霸稱尊，還怕誰呢？即如祝姑爺此時回家，也無力奈何他。」又有說：「他本來喜愛王德，我久已料定他兩個人都要做出把戲來的。將來這一分大家財，怕不是王德的麼？」又有說：「王德那囚攏的，自從小姐淪了他為總管，他即大模大樣擺起總管架子來。我們稍有不是，輕則當面教訓，重則稟小姐攆逐。但凡他的話，再沒有一句駁回。難得他有這個把柄在我們手內，明日我們齊心，待他出來，指張說李的弄兩句他聽著，他才曉得我們不是個癡子。裡面奶奶們也要在小姐與春蘭等人面前，暗暗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，都叫他們六個人心內明白。他們若是識竅的，來認我們的事，我們也好趁此機會勒他一宗財爻。現成的火，落得大家去接個犁鋤。」眾人拍手叫好。

果然王德出來，眾人借話去打動他，王德故作不知，走開去了。上房眾婦婢，亦在尤氏，春蘭等人面前發話。王德料到他們是想錢的心腸，不如安排一番，可免耳畔清淨。「本來我們這件事，是對不過人的」。晚間進來，與尤氏商議。誰知尤氏日間受了眾婦婢一番言語，正在好氣。又聽王德、春蘭等人說，眾人也向他們發話，不由心頭火發道：「他們還了得，將來還要齊心奪我的家產呢！難不成怕他們說麼？即是祝自新此時來家，我都不怕。他們明日果再放肆，打一頓攆出去，不過添油加醬多說些罷了。正所謂：懲一警百。若認了他們的事，我還想從此約束得住他們麼？」

次日，偏生有個中年僕婦，借著趕貓子罵道：「這瘟貓子倒會偷嘴，也不看看旁邊有人瞧著你呢！你還當人不知道麼？要得穩妥，偷來的東西先孝敬我老人家，才沒有事。」尤氏在房內梳洗，即將僕婦喚進，劈面兩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老奴才，你罵貓子誰許你這樣夾三夾四的，分明你與人有隙，借著畜生罵人，連我都不放在眼內！」即刻叫王德傳了官媒，攆逐出去。內外人等排了信，皆吐舌搖頭說：「他們非獨不認事，還要禁著我們不許多說。借著這位奶奶，殺雞與猴子看。想此處的這一碗牢飯，我們吃不成了。」

內中有一個少年家丁姓刁名仁，作事頗有算計，行為又極狡譎。尤氏派他專管外面廳房執事，他與內外上下人等，皆打得通套。眾人議論的時候，刁仁早算計定了，忙對眾人道：「諸位不用聲揚，作事最忌事未成而機先泄。我有個妙汁在此，好歹我們都是預備一走。若是這麼走了，實在不值得，不如大家合力同心，弄他個開口不得，隨後我們一哄而散，讓他到縣裡要人去。我們拚著遠走高飛，身畔有了錢到處皆可立足成家的。」必須如此如此作法方可得手，就走也出了我們一口惡氣。眾人齊聲稱妙，爭來詢問細情。未知刁仁說出什麼計較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